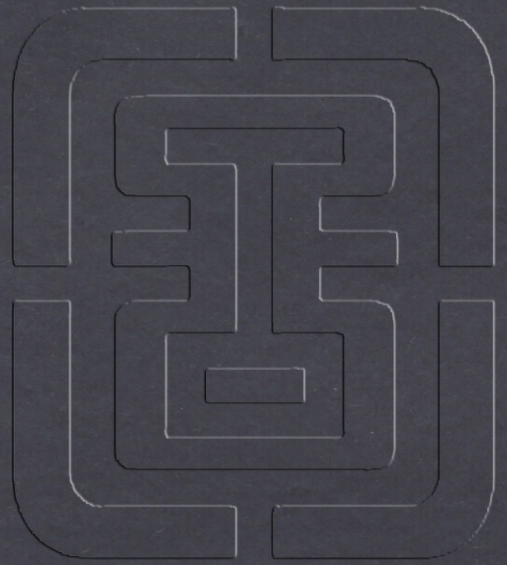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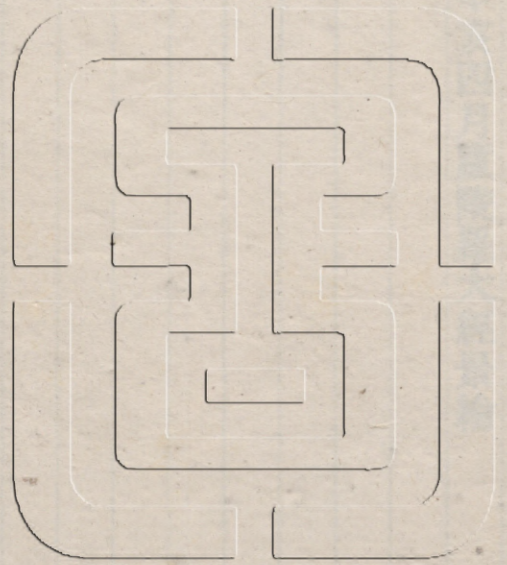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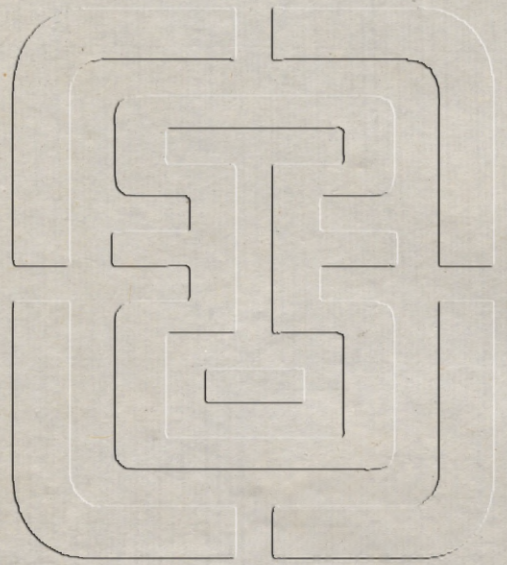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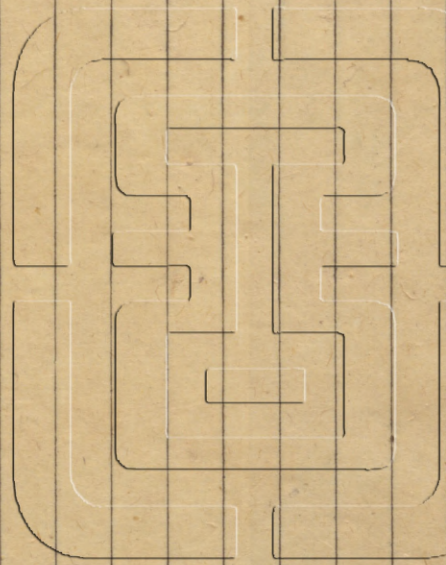
Seal characters: 鶴林玉露

鶴林玉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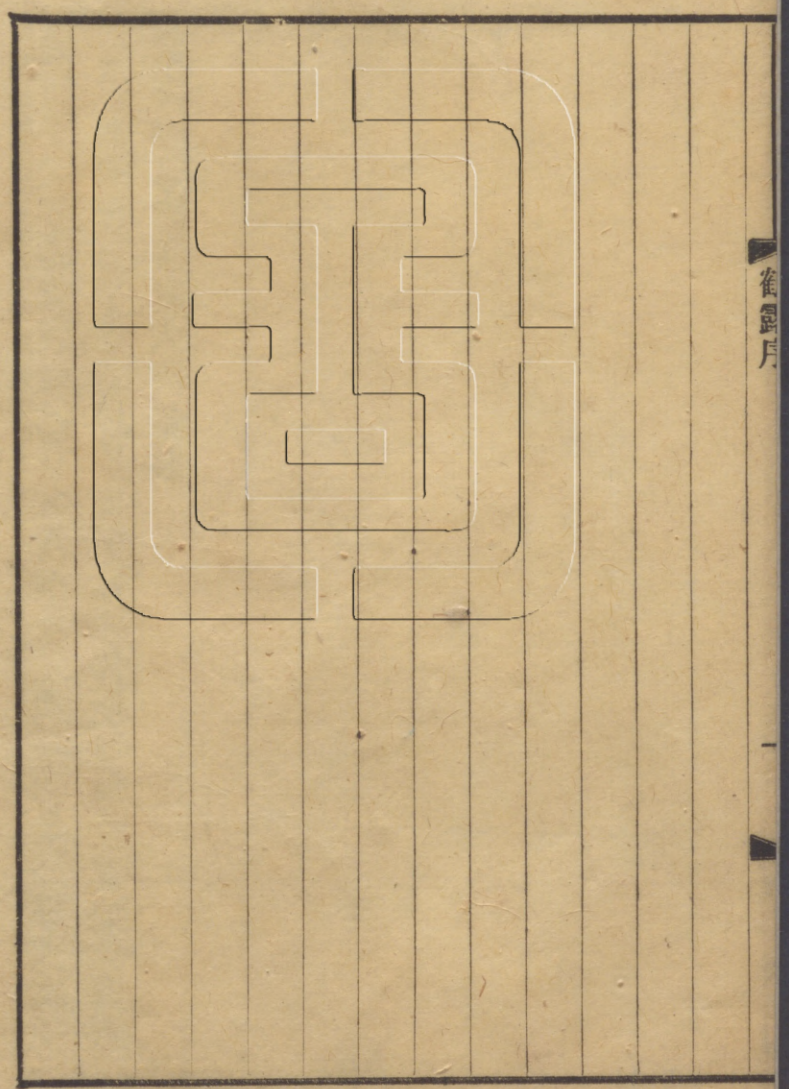




或曰子記事述言類以己意懼賈僭妄之譏奈何余曰樵夫談王
童子知國余烏乎僭若以爲妄則疑以傳疑春秋許之時宋淳祐
辛亥四月廬陵羅大經景綸



鳴鶴亭
一
福
芬
樓



鶴林玉露目錄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卷之一

高宗配享

紫窄衫

非孟

匹士光國

不交近習

王定國趙德麟

妬婦喻

誅曦詔

古人稱字

靜重

門寢龍樓

自家他家

冬至奏對

詩家喻愁

經總錢

論語

本政書

元子宗子

鶴露月目錄

卷之一

涵芬樓

六和塔詩

湖州生祠

黃陵廟詩

殺人手段

詩互體

陳黃送秦少章

住山翁

奏疏貴簡

閒居交遊

廢心用形

卷之二

紅友

韓平原客

詠鷗

老瓦盆

去婦詞

楊太真

遷謫量移

隱士出山

批答援引

物畏其天

詩用助語

存問逐客

野服

而已失官

函首詩

前褒後貶

春風花草

旌忠莊

三將

形庭分帛

血山

五心如秤

韓范用兵

天佑忠賢

齊人歸女樂

張魏公討苗劉

卷之三

贈頭陀詩

以學為詩

陳子衿傳

祝壽

活處觀理

桃錦柳綿

至人

謝昭雪衣

村莊犬雞

五百弓

鳴鶴目錄

函芬樓

白羊先生

東坡文

叔世官吏

宰輔久任

安樂直錢多

借助夷狄

東坡書畫

餽字

博浪沙

詩人胸次

牒

姦錢

有若劫寨

無字

朱文公帖

畢再遇

詩犯古人

徐孺

玄真子圖

責將帥

卷之四

天棘

養兵

中興十策

家乘

不死

月下傳杯

題貧樂圖

竹

雍公薦

詩興

荆公議

詩禍

功成不受賞

四老安劉

安子文自贊

釣臺詩

來蘇渡

一錢斬吏

馮三元

西山生祠

廬陵苗鹽

文章邪正

雲日對

佛本於老莊

卷之五

轉丸鳴鑄

啟運宮望祭殿

就齋詩

鶴露目錄

三

涵芬樓

大臣賜家廟

古婦人

碑銘

戒更革

潘默成

諸葛武侯

看核對答

初筮謁郡

柔福帝姬

鸞祠廟

斬黃二守

儉約

斷決

臣諂主愚

鍼熨道人

檀弓脫句

女戒

二老相訪

漢二獻

風香

示儉

識字

萬卷百車

湯武

景不訓仰

始皇袁紹

一聯八意

卷之六

兄弟偕

烏石題名

臨事之智

兩晴詩

善帥

子家羈

中興賦聯

晏先

老馬

師子子驄

無思無為

養雞養虎

了死生

晚唐詩人

詩疊字

應世守己

韓璜廉按

伯夷太公

擒虎尋龍

自警詩

虞賓

信美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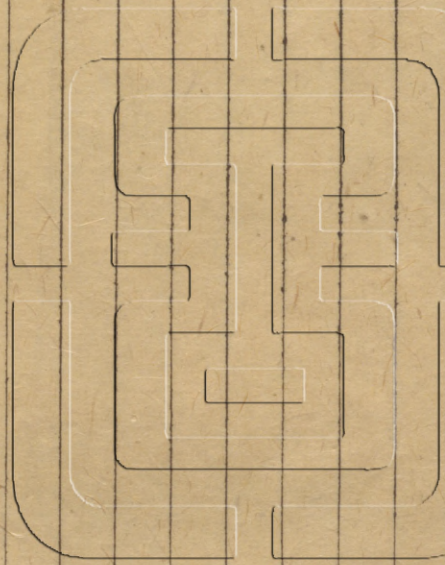
鳴露目錄

涵芬樓

朱溫母兄

詩文反句

鶴林玉露目錄畢



鶴林玉露卷之一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高宗配享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
 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
 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
 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祕書少監上作諸以本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
 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勳原本誤作動一也發儲嗣
 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
 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人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
 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
 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

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
 月一夜初聞南澗鐘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今從若非朝
 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
 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
 千峰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
 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家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
 藁云覆羹真得卓囊書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鐵畫何須
 玉帶與金魚蓋苗劉時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原本有宋字
從諸本刪高宗在
 昇陽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于手手為之傷暨復辟見魏
 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原本誤作云
從諸本改公痕跡猶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鑿
 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
 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當塗也

紫窄衫

渡江以來原本渡江字上有
宋字從諸本刪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
 詔公卿將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為擾於是士大
 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
 承兩宮宜服紫衫為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
 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欄幙謁貴人而不以見
 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欄幙揖母人皆笑之孝節
 行之終身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
 裳蒞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肅諸本
作見之民則
 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
 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欄幙揖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
 且笑諸本
作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
 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非孟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與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原本有宋字從諸本刪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主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匹夫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

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鷄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息諸本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曰匹士能光國三孺不滿隅

不交近習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為孟子宋璟不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為諫官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原本誤作請從諸本改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閉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諸本有也字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爲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蘇軾嘗薦之似謝本誤作以林本商本誤作己不須易高宗曰令時昔事譚稹爲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脩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脩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妬婦喻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嗤諷本非諷下同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嗤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嗤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嗤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嗤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嗤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瑩

誅曦詔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干戈省厥

原本誤作堂從諸本改

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
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玉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
其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
吳巴子云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
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
雖今人亦稱之而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
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
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世唯
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
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
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烏几几是也漢
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
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
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
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
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
必無此事此必有林本必作適有字缺謝本大力方能爲此言張宣公
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違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
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
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問寢龍樓

紹熙甲寅

原本紹熙上有宋字從諸本刪

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鄰初參太學

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鄰詩云父母人皆有儀刑自冕旒問
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晨衛雞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接飛
棟月華收萬姓齊呼舞三宮歎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頭學
官擊節一時傳誦

自家他家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
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
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
正其恬終不悛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
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
前無諸本無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諸本作受
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
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冬至奏對

丁常任毘陵人原本有宋字淳熙間爲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曉
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卽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
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湧洞不可掇趙嘏云
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
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
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
愁知幾許一川煙艸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之愁多
也尤爲新奇兼興中有比意味更長

經總錢

宣和中原本宣和上有宋字從諸本刪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

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產怨禍必及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制諸本無錢制字而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聞

原本誤作聲從諸本改

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爲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原本有宋字從諸本刪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

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便諸本無便字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本政書

林勳賀州人

原本有宋字從諸本刪

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

井田之法大略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頃九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三分去二爲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爲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爲三萬六千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爲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爲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爲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

百井之稅爲米五萬一千石爲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爲一同之率
一頃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
爲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
羣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
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爲良農不足五十
畝者爲次農其無田而爲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爲游惰末作者
皆爲諸本無驅之使爲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爲正田以其餘爲
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買田唯得
賣田至於次農則無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
數而升爲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
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
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
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賈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

矣其書大略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
時欲行經界尙以爲難况均田乎

元子宗子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有王雖
原本誤作難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卽宗子也武王
從諸本改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
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
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
嚴憚而不敢隳其職分矣諸本也

六和塔詩

李彊父爲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
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原本誤作覓險不如歸去臥林丘彊父爲相
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諡文清

湖州生祠

嘉定間

原本嘉定上有宋字從諸本刪

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

然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

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教諸本校

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

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

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

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干臨川守餽遺不滿意升

堂嫚罵官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

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

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

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殺人手段

宗原本誤作宋從諸本改呆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

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

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

寸鐵殺人者也

詩互體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

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

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

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

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卽如常在郎罷前后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后山之味永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不堪憂之地而其本林

商本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艸鞵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

頭掛草鞵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體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裏

諸本誤

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

日日如

諸本

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唯弊篋一

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杖諸本撐弊篋于

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諸本誤拒絕宦寺悉無

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

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

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奏疏貴簡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爲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畿入奏三劄陸象山

爲刪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閒居交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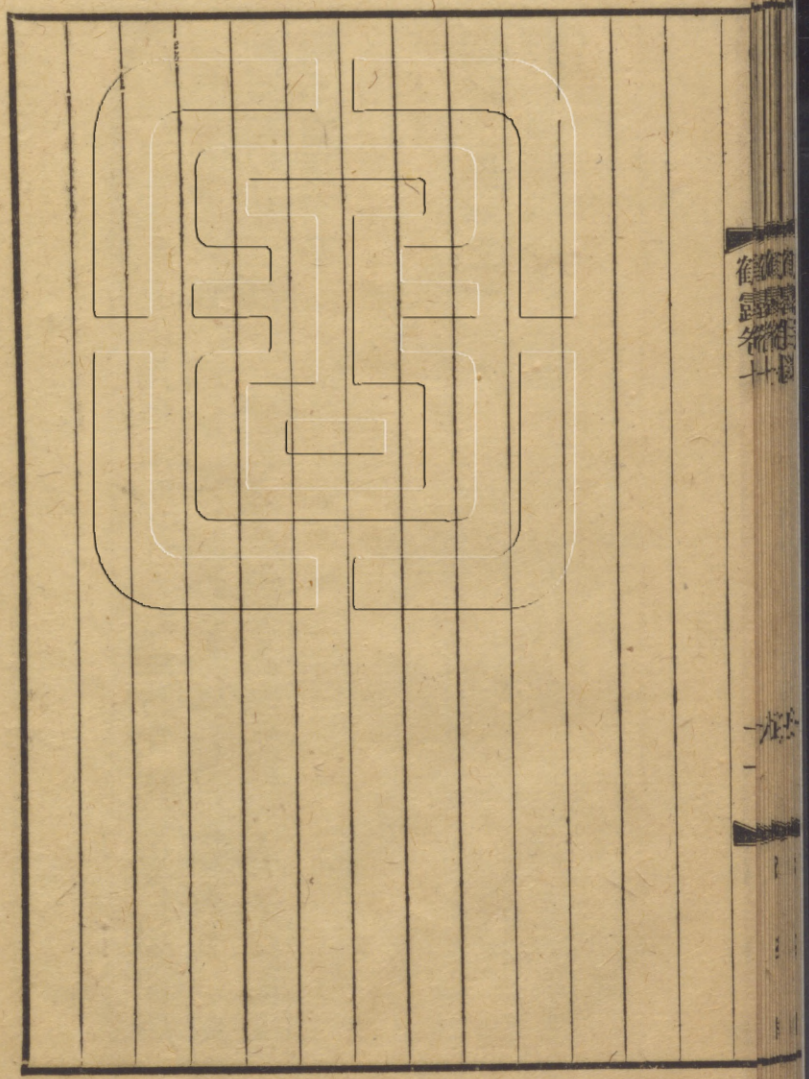
自古作請本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鄰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欲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

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心爲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動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鶴林玉露卷之一



鶴林玉露卷之二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常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
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
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簑朱轂繡
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醪原本作養謝本同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
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客

韓平原客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杳不
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
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

乘外邊議論若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原本作原家族危如累卵矣尙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諸本誤作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懸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

平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詠鷗

杜少陵詩云鷗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皆炯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尙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碗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瓦碗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迺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去婦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爲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

小弁

原本誤作辨從諸本改

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柏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恕者非以一去爲難也此論精矣

楊太真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諸本均同當作冠號太真更爲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册爲

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原本誤作戲從諸本改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刃方爲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雲本請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流徙二字讀本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

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閣老劉共父也○原本有此夾注諸本無一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批答援引

東坡批答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盜賊夷狄諸本作夷狄盜賊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眞西山批答參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物畏其天

穎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鷓鴣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恣作諸本改啖羣蛙羣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原本誤作其從諸本改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蛛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搶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蠶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羣蛙自以為莫己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

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諸本有矣字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原本誤作蛛從諸本改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

詩用助語

詩用助語字貴妥帖如杜少陵云古人稱原本誤作稱從諸本改逝矣吾道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臣原本作巨從諸本改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存問逐客

諸本誤作答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餽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婿也告訐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

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
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
此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
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
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
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
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
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
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
之緣以阜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
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阜

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而已失官

寶慶初元

原本寶慶士有宋字從諸本刪

洪舜俞爲攻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

山謂陳正甫曰讀洪攻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
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
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歛謁景靈宮
而已臺臣摘以爲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歛謁景
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俞有
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函首詩

庶人之讎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
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
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

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
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
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疎計淺迄不能遂
乃歸罪此僕途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前襄後貶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
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
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艸而盜賊
不敢起穀價不敢賈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
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散影滅迹絕非閣下條
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
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
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

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
謫通州長史市里譴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
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
欲傳信寧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
章投李伯紀啟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
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
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
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尙威傷列聖
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與前啟又何反也伯紀真
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
前啟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
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耶然原本誤作終從諸本改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
之失於前之過譽彥章失於後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

有也

春風花艸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艸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
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以請本無異余曰不然上二句見兩間
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
足以感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
甚麼二字原本誤作什甚從諸本改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無山隔斷
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
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
胸次玲瓏活絡

旌忠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原本有宋字從諸本刪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
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為子孫計今舉以

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
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為喜故特
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
言如玉全斌輩非不克奈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
諸

三將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原本作宋從諸本改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
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
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為酸鼻

彤庭分帛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
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
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

州郡近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腴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血山

宓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爲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爨血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卽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旣比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

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歎

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諸本有也字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途諸本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

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
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
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
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
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天佑忠賢

劉元城臣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以貲原本作此從諸本改
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卽除本路轉運判
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
笑談謝本作飲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已作怒本嘔
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半林本商本分蓋
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謝本無俟明
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

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於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
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
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
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
忠賢可乎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原本作愛從諸本改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
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
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
爲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
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心既
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
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

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執爲作謂本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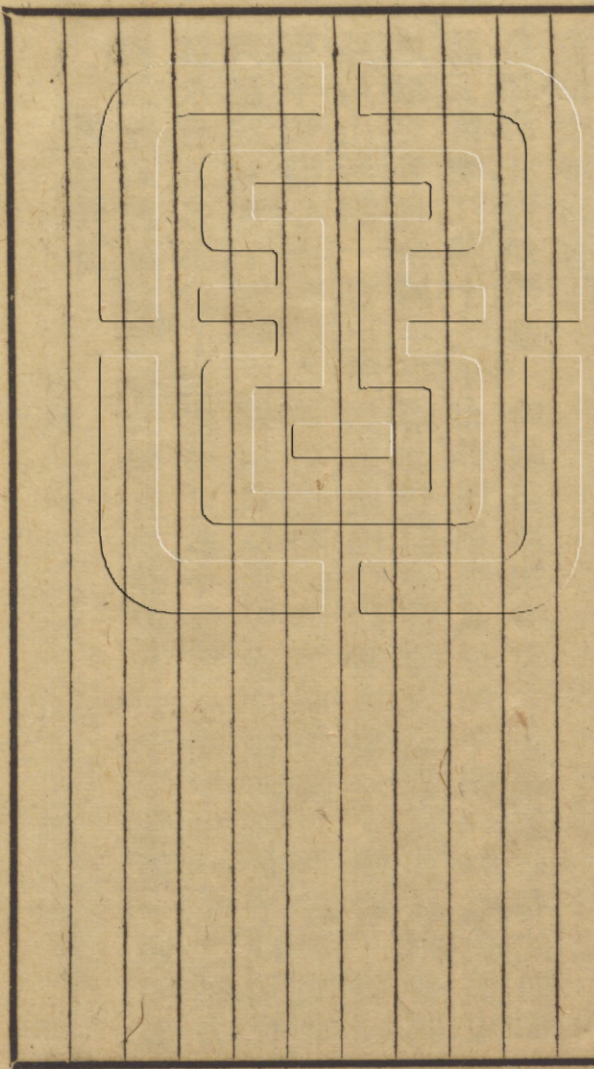
張魏公討苗劉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僞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爲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歛之大犒諸軍羣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傅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原本作距從諸本改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

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二十三諸本作二

贈頭陀詩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柰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半謝本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爲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已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牆角君看短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裏風煙如今個諸本樣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章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鶴林玉露卷之三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陳子衿傳

先友李衍進之有雋才於書無所不讀不幸年逾二十而死吾黨惜之以比王逢原邢居實進之嘗以三百五篇詩名作陳子衿傳其辭曰陳子衿宛丘北門人也其先居甫田世有清人當漢時緇衣爲縣令者甚衆及進士設科綠衣登第纍纍而有於都人士中爲最盛雖離如也子衿母名靜女封碩人嘗采蘋汝墳風雨暴至殷殷其雷有小星墜於懷載馳而歸出車思齊禱于清廟遂生子衿正月之交也生時東方未明設庭燎以舉之鼓鐘於宮以饗賀客賓之初筵晨風和暢餅列白華槃有木瓜紉芄蘭焚蓼蕭綢繆霑洽有客既醉擊鼓歌曰椒聊之蕃衍兮葛藟之綿綿猗嗟盛

哉其大君門驚人瑞世騶虞譽趾歌闕主人謝曰今日之集薄具
無羊幸南有嘉魚薦俎式微諸君亮之客皆假樂至雞鳴迺罷碩
人教養子衿欲令三才並通故試之泮水使學烈文置之靈臺使
觀雲漢出之旄丘使知民勞行則君子陽陽狡童不得伍居則衡
門闕官巧言無從入日月既久問學大明碩人卒子衿哀毀甚素
冠廬墓門朝夕瞻卽讀劬勞之詩三復哀慟門人爲之廢蓼莪於
是念列祖之緒覃思文典而家窶無衣豐年乏食葛屨履霜門人
或爲之伐木或爲之采葛或爲之采菽采苓以供衣食薪蒸嘗啜
然歎曰噫嘻非天保我其誰閔予小子乎我將時邁四方冀昌厥
志必不獲遂則采薇首陽追躡夷齊耳迺正月吉日出其東門載
驅而行遵大路過株林度陂澤褰裳以濟溱洧則思子產之乘輿
狼跋而登終南則念杜陵之秀句信南山之霧豹想崧高之降神
瞻彼洛矣則慨然有擊楫之志杭彼河廣則躍然有焚身之思過

東山而想謝傅之風流涉渭陽而歎西平之勳烈訪落帽於龍山
弔文王於畢郢登高懷遠凄然無歸因著青蠅賦以譏切當世迺
濟沔水逾韓奕復南入南山節南山而西寄食於公劉之家南山
有臺下墩大田彼黍離離延及南陔楚茨棫樸樛木蒹葭蒼密羅
結黃鳥玄鳥綿蠻差池桑扈鴛鴦飛鳴自適葛生其中載芣載劉
規爲小宛以供遊觀破斧伐檀大東方之地以築新臺植以桃夭
樊以苑柳羅以甘棠環以泉水東則東門之楊東門之枌駢翠交
青北則山有扶蘇野有蔓草蔥蔚可愛俯視則隰有萋楚匏有苦
葉青青者莪皇皇者華紛紛紅駭綠錯布如錦其桑中則桑葉可拈
采綠之女行露露衣其下泉則魚藻交加鳧鷖上下振鷺鴻鴈或
集或翔又有漸漸之石可以考槃揚之水則清流激湍多采蘩之
氓竹竿垂綸魚麗于釣東門之池葛覃其上芣苢卷耳瓠葉枌杜
之屬尤多其中谷有摧其丘中有麻其房有鵲巢其墻有茨其園

有桃其標有梅其汾沮洳則有裳裳者華與苕之華隱映於行葦
之閒其中野則鹿鳴呦呦鶴鳴革革終日不絕其隰桑之下則棠
棣黍苗敷榮秀實有杕之杜幢幢如蓋匪風而涼公劉日與其友
召旻旻弟小旻小辨及子衿號五公子酣飲其中子衿雖羈窮公
劉心知其非丞蒸民比敬愛無斃采芑殺羔羊射鳩雉河酌流
泉所以奉子衿者甚至頃之子衿欲有所適公劉贈以白駒送以
候人子衿乃歷東門之墀入旱麓過北山之神移文招之子衿
亦樂其幽邃往從其招作歌曰北山有樞爲吾之居北山有竹籜
兮窈窕山之卷阿凱風何多山之崇丘谷風條條何草不黃陰翕
而藏何彼穠矣青陽韶美朝夕歌之聲滿天地山多鳥獸草蟲有
關雉鳴羽鳴鳩鳴鴉斯蟀蟀碩鼠之類雜出其間其野有死麕
其狡兔爰爰其鵝之奔奔俄而有鵲巢其屋有狐出其竇子衿撫
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於是還魏陟岵山適楚至江有汜得柏舟

濟漢廣與楚人荅伯祈父二子乘舟二子知子衿抱負不羣謂之
曰君子行役既乏臣工又無車牽羔裘將敝頰弁蕭條般桓江漢
隻影無儔泛觀生民莫不有十畝之閒以耕一版之屋以處方春
之時蝮蝻載見膏雨將降東方之日小明則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或將仲子與叔于田或伯兮居守或大叔于田簞笠在身良耜在
手長幼暨暨或馵或耘四月六月雨無止時引渠灌輸俾苗怒長
七月既秋華黍將收大車以載月出方歸及夫定之方中農隙多
暇則呼盧令攜兔置狹角弓張九罭施敝笱以獵以漁其富者或
駕駟鐵乘四牡有車麟麟有駟駟車攻原野網交淇澳颺風湛
露角勝校獲何其樂也至有得時遇主取相封侯入賚彤弓出建
干旄被絲衣曳紈綺武夫前呵莫敢執競有女同車有手其姿窈
窕由儀思與君子偕老如燕燕之飛彼何人斯踵其常武豈子之
所難哉夫蓋世勳名權輿一念傳說胥靡相殷武丁天作尙父文

王有聲雖維天之命亦有志竟成今子幸遭時清平下武右文不能小志于心奮取富貴而維清泉白石以自潔終風苦露以自隱不與賢登于朝而顧與我行于野徒歎昊天有成命之不可易而不知所欲之必從也以期于世不亦左乎藉曰無意斯世則相鼠有穴況於人乎一區未辯疑辨脫有小戎寇子將奚歸唯君簡兮毋謂我生流坎由庚甲疑用之利不利也子衿曰諾哉二子行矣我將思之傳不其人史記體贊曰異哉子衿之爲人也其孔北海李太白之流乎觀其抗志青雲之上睥睨宇宙猶以爲小而不免爲旅人諺曰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若子衿者豈以用不用異其心哉

此條語本無

以學爲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詩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指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

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爲詩其胸中之不醇林本商本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猶謂本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况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矣諸本無矣字此論得之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觀其意思

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
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
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
斂時五福一段謂此卽爲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陸座說法字四
諸本作陸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
法座三字在建寧並不許僧陸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
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陸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
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馴原本作訓從諸本
改謝本作馴雅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烏几几孔子
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

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如綿初讀只似童子屬
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
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
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
邪可見矣

村莊雞犬

原本作犬雞
從諸本改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
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
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
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鴦甘作村莊犬雞一
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割

謝昭雪表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
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荆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
猶有此歎况愈降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詩云臥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
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白羊先生

紹興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陽兵官陳
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
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

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
知見遂潛跡之之語本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
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
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
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內
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
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攜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臥起與湛密
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
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殺之二人及
白羊先生皆補官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
故其為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

鶴露卷九
五
六
芬
樓

曰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作諸本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東案爵祿不能盡糜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為有者也其論勵作諫本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原本誤作刑從諸本改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

坡七集續集尚有至文果武帝之世法令甚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一段

豈懲秦懲秦集之禍以為

爵祿不能盡糜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

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叔世官吏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原本誤作自從諸本改促迫艸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為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

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
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為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
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為富貴之梯媒
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輾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幸輔久任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
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
十二秋蓋以為最久矣至蔡京秦檜乃皆二字諸本皆及十八九年近時
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
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變理

安樂直錢多

周益公退休欲以安樂直錢多五字題燕居之室思之累日未得
其對一士友請以富貴非吾願為對公欣然用之此條諸本無

借助夷狄

花門尙留杜拾遺以為憂吐蕃既回陸宣公以為官

此條諸本無

東坡書畫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韓平原當
國剗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原本作鑑從諸本改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
以獻平原大喜置中閣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祕書省著作
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
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
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來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
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為盜
所竊左梁字尙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
新成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
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

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爲僧

餠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餠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餠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餠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謂本有矣字劉自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欲爲韓報讎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怒大謂本大在怒上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禰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爲慳爾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原本作霄下同從諸本改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

葉水心曰有若尙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壓魯魯亡無日有若
視父母之邦阡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
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爲劫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爲无蓋東南爲春夏陽之伸也
故萬物敷榮西北爲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
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
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
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熏原本誤作熏染習熟壞
了人也景陽想已赴赴原本詳作赴省從諸本改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
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

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
也未卽相見千萬爲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
所不載後生晚進作諸本能寫一通置之座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
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
章後爲特奏第一人

畢再遇

開禧原本開禧上有宋字從諸本刪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虜諸本作敵下同常以水

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

爽鳴鼓虜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兵作諸本攻

虜作諸本大敗又嘗引虜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

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

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

嘗與虜對壘度虜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虜諸本無

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
虜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
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
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
蠻見之以爲官軍也諸本無也字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
其穴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爲佳
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卽此意也杜子
野詩云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
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
不諸本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
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

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
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
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
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風花
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
惡未嘗流于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免我可謂和光同
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
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雞
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爲東
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玄真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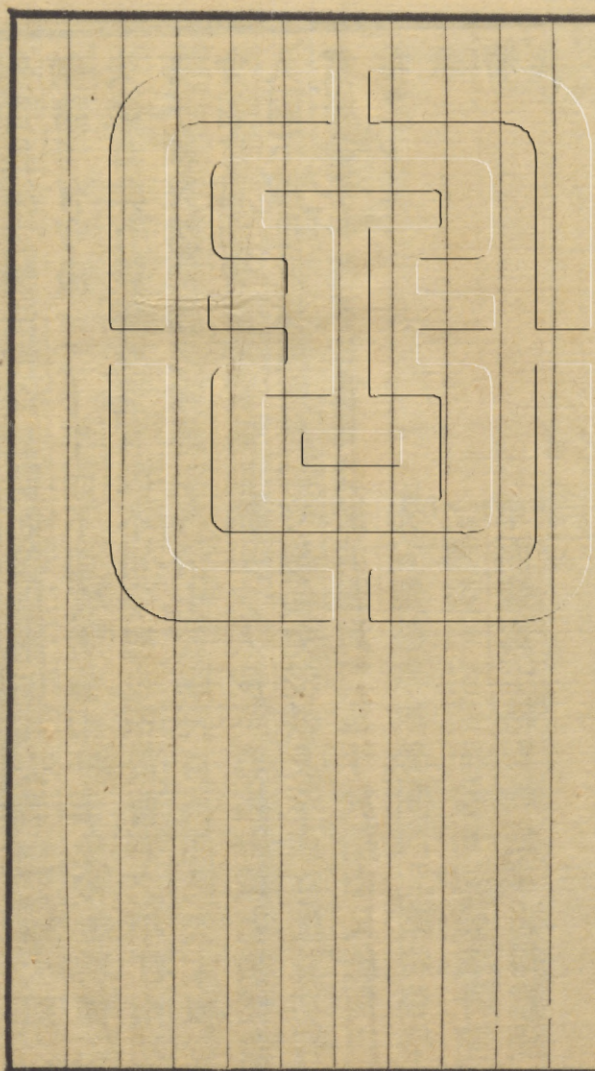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
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櫂頭細雨春江渺白鳥
飛來風滿櫂收綸了漁童作童本拍手樵童作童本笑明月太虛同一
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久作冷本看朝市鬧烟波老誰能惹得閒
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卽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菴貶
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責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
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
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
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
又云天地日流原本誤作說從諸本改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
公何以答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原本誤作旋從諸本改朝廷

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原本作宋從諸本改太祖之
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
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
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
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微權衆
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
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
賞之少陵詩下綳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
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
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
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
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鶴林玉露卷之三



鶴林玉露卷之四 地集

養兵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韓魏公曰

原本韓魏公上有宋字從諸本刪

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

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

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

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

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

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

云誰道田家樂春秋宛陵集秋在稅上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

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

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鞞州符令宛陵集作今又嚴老吏持鞭

扑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閭作宛陸集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
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
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
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
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持作宛陸集杖勤勤囑四
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
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
天生死將柰向原本誤何謝本同從林本商本改觀此二詩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
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
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
既知籍民爲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
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
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爲余
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
香如所夢天棘之香耳此詩爲僧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
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藁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
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目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
有唐生者從之遊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
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
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臚其行

中興十策

建炎中原本建炎上有宋字從諸本刪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

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原本誤作心從諸本改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
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爲
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謝本林天下利病通
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
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
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
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
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
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
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
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
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益甚本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
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

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艷粉飾
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此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恆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
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
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嘗
請本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
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
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
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
也說得多少混融

月下傳杯詩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

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
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
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
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
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
自謂彷彿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肝玉雪膚
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
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緝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
和云大兒阻饑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
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竹

松柏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旬日之
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柏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
白樂天東坡穎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
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
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
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
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仔細秀才子口
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
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
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
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彙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
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玩諸本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
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
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
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
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
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己之攜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
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塞上脊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矣本諸

也作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詭

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己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
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儉壬
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
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
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
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蠱雖
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蠱乎惟管仲之告齊桓
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爲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與荆公之論
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
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
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
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
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

金何日贖娥眉之句真作諸本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己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眞悖理傷道也苟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苟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爲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禍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艸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瑣斷工巧爲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奇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撻挾君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怪也君子豈可亦撻挾小人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原本脫好字從讀本補譏刺謝本脫貶新州以下五十一字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公父諸本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既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杖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鈎轉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

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贏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沖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驚悍惠帝仁柔爲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爲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酖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

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泰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監作諸見本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泰伯爲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泰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

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皴瘦本諸

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皴瘦本諸

湖南又成一林本商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豕豕成羣糞

穢浪籍肥腠則烹而賣之罷鎮柵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

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

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

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時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爲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導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勅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臥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爲三公宜其不屑就也作諸突本史臣不察乃以之與

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
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勅
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
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
同稱

來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
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
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
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
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

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曰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
滴石穿自仗原本誤作杖從諸本改劍下塔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
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
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歲諸本無子將如京師其
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
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
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
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
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
貧甚讀書於灤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
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繩

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
號澹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
粗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
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原本誤作軍從諸本改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
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
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
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
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
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為一斛二斗

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為可
怪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為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
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為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為余言某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
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
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
數句行所謂本心不正脈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
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
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
日起為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

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又獨體謂莊子曰予作諸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

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獨體深曠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一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爲人請本說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爲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國孃兒幼夫謝本作孃兒夫商本與此同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

於莊老矣

猫捕兒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瓮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聞相傳謂猫為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動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轉丸鳴鏑

楊東山云凡處事須是心如轉丸手如鳴鏑此條諸本無

鶴林玉露卷之四

鶴林玉露卷之五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啟運宮望祭殿

福州啟運宮在開元寺有原本有宋字七祖藝祖至哲宗○夾注五字諸本無御容塑像乃

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倣擾倉忙之諸本無間

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

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原本作使行家賣送香燭帥守

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盤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

後有望祭原本誤作發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

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原本作載濡於雨露心馳西

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后曰徽音○夾注四字諸本無

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原本作絕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

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
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
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
原本有宋字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脩朝陵之禮荆襄以兵
從諸本刪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
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
謝無逸風味累年諸本無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
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
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
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原本有宋字慶元初誠齋與
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

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
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
送永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鶡臚驚動袞
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
陵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
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侯蒙薛昂
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璣虞允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去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蓋古之婦
人夫不在家則不爲容飾也其遠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
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

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性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爲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柱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一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戒更革

趙韓王爲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卽焚之于通衢李文靖公曰沈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狗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

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作諸本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誅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

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原本有宋字崇觀間爲館職不肯遊蔡京

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棗唐

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原本有宋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

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

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爲右史從臣向子諤奏事高宗

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諤以無益之

言久瀆聖聽原本誤作德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

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

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

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
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
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
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賤
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
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
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
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
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
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艸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
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

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殺核對答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原本有宋字從諸本刪壽皇宴因談肴

核上問容齋卿鄉里何諸本無何字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渠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筵謁郡

楊東山言某初筵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謐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坐請本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敘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曰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與言諸本無與言二字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

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尙有前輩典刑朱文公曰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原本有宋字靖康之亂從諸本刪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卽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於

禁鬻資妝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資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鬻祠廟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德諸本無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諸本有前字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江蘿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

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
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蘄黃二守

嘉定辛卯三月

原本嘉定上有宋字從諸本刪

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援蘄黃榘遷延不

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
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
使爲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
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
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
廷褒贈誠之且爲立廟而原本有宋字從諸本刪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
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堦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
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爲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
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鑒矣

儉約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
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日用
畫叉謝本林本作盡又商本與此同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
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
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
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原本及諸本均作金從商本改下同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
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
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
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
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
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
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

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
是可原本無可字
從諸本補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薄有久長之
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
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
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斷決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
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
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
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王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
城近日月也燕王亦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

鍼熨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鍼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
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
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丟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
鍼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
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吾將安傲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
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
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

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
靜他皆做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
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慶元間

原本慶元上有宋字從諸本刪

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

爲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

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

誠齋二字光宗御書○夾注八字附本無

回環自闢三三徑誠齋東園有三徑其詩

云三徑初開自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夾注三十九字諸本無

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

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

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艸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

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

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

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

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冢嗣東山先生伯子

原本有宋字從諸本刪

端平初累辭

召命以集英殿脩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

年尤高嘗攜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

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

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

原本作茗從諸本改客奴來伯子

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木犀

香裏絕纖埃錦心綉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

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學

諸本作士

工文尤精考訂有本

原本作宋從諸本改

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爲

祕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

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尙父投竿日少

似轅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鞭鸞笞鳳總新知早陳經國平

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開陳

奉祠而歸年原本有僅字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興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篔於寢宮以此示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識

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搏鷗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

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原本及諸本作秦從商本改誓左傳孟子諸本作氏皆謂之

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實諸本無本於太公故以名誓

詩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

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怨湯武

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

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

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

甚於成王之幼冲矣諸本無矣字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

既喪商人不靖觀鷓鴣小誌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

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

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

尙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所

滲灑諸本作灑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

之復爲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於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己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爲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爲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爲希元云

始皇袁紹

始皇爲楚所敗尙能謝王翦袁紹爲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
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
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
又精確

鶴林玉露卷之五

鶴林玉露卷之六 地集

兄弟偈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
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
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
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
或一二年或四三語本同惟林本作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
駘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
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商本誤

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

林本同未修本仍作乘成案周必正字子中自號乘成見渭南文集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

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燕支澆綠苔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謹原本有宋字從諸本刪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尙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

大駭意其爲毒也卽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原本脫會字從諸本補客帳

下卒有諍語共拆

諸本作折下同

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

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

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原本誤作其從諸本改多皆所謂知也小

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年之擊毬亦皆於倉卒之中有

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

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

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

時刻從善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

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

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

於是瓦不可勝用原本有宋字從諸本刪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

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

枵諸本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卽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林本誤

商本行亦作竹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

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

擢守臨川兼庾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

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

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

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峰見之以爲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

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

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峰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

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爲妙某以不着爲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

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

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

爭之語賂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

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中興賦聯

紹興間原本紹興上有宋字從諸本刪黃公度榜第三人陳名上字係光宗廟諱脩福州人

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

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

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

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尙

御覽卷十二
三十
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
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
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
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
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淳熙間

原本淳熙上有宋字從諸本刪

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嶺南行

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
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爲酒
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
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爲謝不
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爲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
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貲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

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
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
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
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
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
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師子驄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
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
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
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

御覽卷十二
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搗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羣臣專用此術

無思無爲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頌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原本作曾從諸本改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卽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

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爲日星滌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頌濱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養雞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此脩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原本作特從諸本改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義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為經營入相偓怒原本誤作恕從諸本改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燦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為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為傲代鈞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撼撼凄

凄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艸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閨闈樹牆垣嘯嘯架庫廡參參削劍戟煥煥諸本誤作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關關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應世守己

無可無不可應世法也有為有不為守己法也此條諸本無

韓璜廉按

紹興中原本紹興上有宋字從諸本刪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廣

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詣作指本番禺王
 憂甚寢食俱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
 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
 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
 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
 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踉蹌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娼淡妝
 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
 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
 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請本有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
 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
 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轎作與本諸娼扶掖而登歸
 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媿無以自容即
 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曰

棖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
 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
 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
 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
 則皆然切意上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
 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
 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
 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
 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擒虎尋龍

紹興乙卯

原本紹興上有宋字從諸本刪

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

屠止禁豬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
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
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
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
對

自警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
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
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
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
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啖氈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
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
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劉諱本鄭叔友

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原本作日從諸本改火骸骨亂如麻
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
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
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
則笑媪自若羽翼已成則歔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
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天下而
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
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
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
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尙得爲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
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

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爲異哉故其書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
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
有攷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
雖遯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爲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
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峻吳華之亟平也冀道路
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稟然以是爲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
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
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
之念雜然爲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
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

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爲
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胸中萬
卷橫樓上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古有仲宣今仲方二樓
分貯一秋江散懷幸有杯中物莫下南窗下北窗以上二十八
字諸本無亦平甫
之意也諸本無
也字

朱溫母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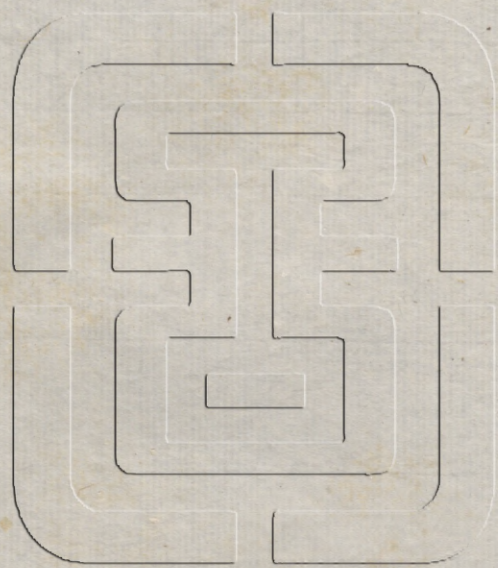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
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
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
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
五經之學必槩諸本
蓋本嘗有聞矣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
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爲
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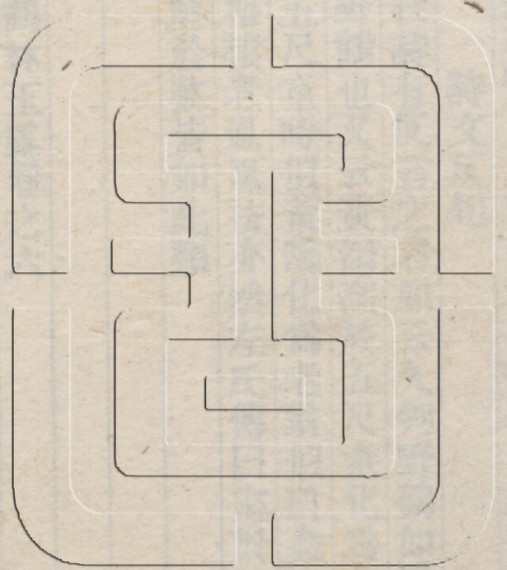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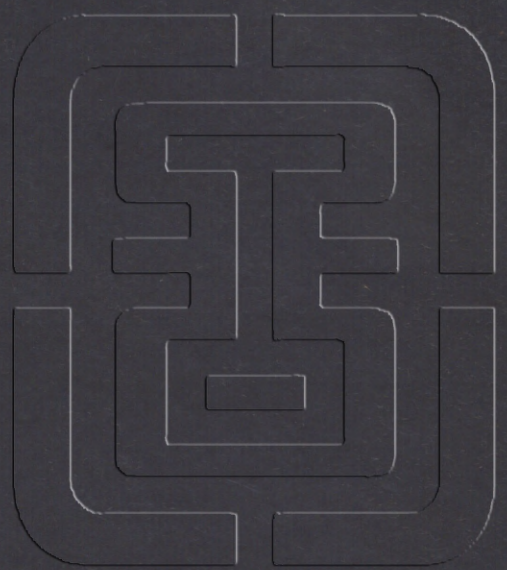
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爲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
母又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
野鶴也又云黃鶴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
五尺童時似黃鶴化為老翁似白鳧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
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
塗於歎皆如此類

鶴林玉露卷之六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barcode and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

